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撒旦起舞
(上)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撒旦起舞

(上)

[俄]布尔加科夫

金晓波 译



第一部

第一章 永远别同陌生人交谈

撒旦起舞

春日,炎热的黄昏时分,莫斯科牧首塘畔,来了两位公民。第一位穿身夏季灰西装,小个子,肥胖,秃顶,一顶考究的包子状礼帽拿在手中,刮得干净的脸上架副特大号黑框角质眼镜。第二位是个年轻人,宽肩,浅棕色头发乱蓬蓬竖着,后脑勺歪扣一顶方格鸭舌帽,身穿方格翻领衬衫和皱巴巴白色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运动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利奥兹,莫斯科很有号召力的文学团体之一——莫斯科文学协会、简称莫文协的主席,他同时也是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而他那位年轻的同伴,是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廖夫,笔名别兹多姆内,意即无家可归者。

两位作家刚来到一片刚刚发芽的椴树荫下,立即朝一个漆得五颜六色、挂着“啤酒·矿泉水”牌子的小商亭扑去。是的,必须提提这可怕的五月之夜的第一桩怪事。不但小商亭,而且整条林荫路及与它平行的小布龙街上,都不闻人息。此刻正是把莫斯科晒得发烫、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太阳在干雾中朝花园环行路后边落下去的



时候。可是楸树下、长椅上竟然没有人，林荫道显得空荡荡的。

“来瓶矿泉水。”别尔利奥兹说。

“没有矿泉水。”商亭里的女人答道，不知为何很不客气。

“啤酒有吗？”别兹多姆内沙哑着嗓子问。

“啤酒晚上运来。”女人回答。

“那你有什么？”别尔利奥兹问。

“杏子汁，不过是温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来一杯……”

杏子汁起了许多黄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理发店的气味。两位作家喝完杏子汁，顿时打起嗝儿来。他俩付过钱，坐到一张临背布龙街的长椅上。

这时发生了只和别尔利奥兹有关的第二桩怪事。他突然停止了打嗝，心脏却猛地跳了一下，并于刹那间朝什么地方陷了下去，然后复位，却又像扎进了一根钝针。同时，别尔利奥兹被一种毫无根据、却十分强烈的恐惧感所笼罩，想立刻从牧首塘畔头也不回地跑开。不过别尔利奥兹还是苦恼地回头望了一眼，不明白他自己在害怕什么。他脸色煞白，用手帕擦擦脑门，思忖：“我这是怎么啦？这可从没有过……心脏出了毛病……过度疲劳了。得了，什么也别管，先上基斯洛沃茨克疗养疗养再说……”

这时，一股热气聚在他跟前，并幻化出一个模样古怪的透明公民。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他脸上带着副嘲弄人的表情。

2 别尔利奥兹这辈子还没遇上过这等离奇的事，一时不知所措。他脸色更加惨白，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这种事决不可能！”

可是事实如此，透过长长的身影可见一位公民，悬浮在他眼前，左右摇晃着。



这下可把别尔利奥兹吓得双眼紧闭。待到他睁开眼睛，一切全结束了，海市蜃楼消失，方格上衣不见踪影，就连扎进心脏的那根钝针也不翼而飞。

“嘿，真见鬼！”编辑叫道，“你知道吗，伊万，刚才热得差点昏过去！甚至还好像产生了幻觉。”他想挤出一丝笑容，可目中却闪着惊慌，双手直哆嗦。

但他渐渐平静下来，用手帕扇了几下，振作精神说：“哦，那么……”被杏子汁打断的谈话又重新开始。

这场谈话，事后得知，原来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起因是编辑曾向诗人约稿，让他为下一期杂志写首反宗教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这首长诗，不过，遗憾的事，编辑对它极不满意。尽管别兹多姆内把自己长诗的主人公，即耶稣描写得一无是处，然而编辑依然认为，长诗不得不重写。于是目前编辑像念什么讲义那样，正在给诗人讲述耶稣，目的是着重指出诗人的主要错误。给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带来麻烦的究竟是什么，是他与生俱来的表达能力，还是不熟悉所写的主题？很难说。不过，他笔下的耶稣形象还是蛮生动的，虽说这并非一个招人喜欢的角色。而别尔利奥兹想告诉世人，并不在于耶稣是何许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于作为个人，耶稣在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有关他的故事，纯属臆造，是最普通不过的无稽之谈。必须指出，编辑是位博学多识之士，他擅于在自己言谈中指出，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像著名的亚历山大的斐洛，像知识渊博的优素福·弗拉维，都从未提及过耶稣的存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显示过自己的饱学多识之后，又顺便告诉诗人，在塔西陀著名的《纪年史》第15卷第44章中，曾有一处提及耶稣之死，但也是后人增补的伪托。

对诗人来说，编辑所说的一切都十分新奇，他那对既机敏但又缺乏阅历的眼睛紧盯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得十分仔



细,只是偶而打个嗝儿,悄声骂一句可恶的杏子汁。

“任何一个东方宗教,”别尔利奥兹说,“通常都有贞女生神的故事。基督教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同样造了一个自己的耶稣,其实他从未存在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别尔利奥兹的大嗓门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回荡,这时也只有像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的饱学之士,才有可能不受杀头的威胁,涉足如此深奥的领域,而诗人也得以了解更多既有趣又有益的东西,如关于埃及的仁慈之神和天地之子欧希里斯,关于腓尼基的法穆兹神,关于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甚至关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曾经甚为敬崇却鲜为人知的雷神乌伊茨洛波奇特利。

正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向诗人描述阿兹特克人如何用泥捏成乌伊茨洛波奇特利的形象时,林荫道上出现了第一个人。

撒旦起舞
后来,当各单位呈送报告,描述此人时,老实说,已经是马后炮。把这些报告汇总起来加以对照,令人大惊失色。譬如,头一份报告叙述,此人小个,镶金牙,右腿瘸。第二份说此人身材魁梧,镶白金牙套,瘸左腿。第三份寥寥数笔,说此人无明显特征。必须承认,这些报告没有一份是有意义的。

首先,被描述的人并不瘸,个子不矮也不魁梧,只是身材十分高大。至于牙齿,左面镶的是白金牙套,右面是金牙。他穿的是昂贵的灰西服,脚上是一双同色的进口鞋。灰色圆形软帽不怀好意地歪戴在耳朵上,腋下夹根手杖,手杖上端的黑色镶头雕成鬃毛狗头形状。看样子,他四十出头。嘴有点歪。胡子刮得光光的。黑头发。右眼乌黑,左眼不知为什么碧绿。黑眉毛,但一高一低。总之,他是个外国人。

外国人从编辑和诗人所坐的长椅旁走过,朝他们膘了一眼,停住脚步,突然坐在旁边那张椅上,距两位仁兄两步之遥。“德国人,”



别尔利奥兹心想。

“英国人，”别兹多姆内暗忖，“瞧，还戴副手套，也不嫌热。”外国人朝环塘而筑、围成方形的幢幢高楼扫视了一番，显然他初临此地，故而显得兴味盎然。他的目光停留在大楼的最高几层，那儿的窗玻璃耀眼地反射出即将永远离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而去的曲折阳光。接着他目光下移，那里的玻璃窗在黄昏中开始变得黯淡。不知为何，他宽厚地微微一笑，双手搁在手杖镶头上，又把下巴颏靠在手背上。

“伊万，”别尔利奥兹说，“你有些段落，譬如上帝的儿子耶稣降生那段，写得极为精采，非常讽刺。不过问题的症结在于，耶稣之前已经出生了许多神子，比如佛律癸亚的阿提斯。简而言之，他们谁也没有出生过，谁也没有存在过，其中包括耶稣。代替降生，以及，比如说，代替术士来临之类的描写，你应该写有关这次降生的荒诞不经的传说。否则，根据你的叙述，就引出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

这时，别兹多姆内屏住一口气，试图把令他痛苦不堪的一个囁憋回去，结果打出的囁儿更难受，更响亮。而此刻，别尔利奥兹住了口，因为外国人突然起身，正朝两位作家走来。

他们俩诧异地望着他。

“请原谅，”来人带着洋腔说道，不过吐字倒还清楚，“我们素不相识，不揣冒昧……不过，两位深奥的话题极有意思。”他彬彬有礼地摘下圆形软帽，于是两位朋友除了起身致意，毫无办法。

“不，多半是法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

“难道是波兰人”别兹多姆内暗忖。

必须补充几句，自打外国人开口说话，他给诗人的印象就不好，不过别尔利奥兹倒挺喜欢他的，或者说，不算喜欢吧，也可以……怎么说呢，算得上挺感兴趣。



“我可以坐在旁边吗”外国人有礼貌地说，两位朋友不由得挪了挪身子；外国人灵活地就势坐到他们俩中间，立即加入了谈话。

“如果我没听错，您方才说世上没有耶稣？”外国人用左边的碧眼盯着别尔利奥兹问。

“不，您没听错，”别尔利奥兹谦恭地说，“我是这么说的。”“啊，太有意思了！”外国人叫道。

“他想干什么？”别尔利奥兹心想，皱起了眉头。

“那么您同意贵友的看法吗？”向右扭头，问别兹多姆内。

“完全同意！百分之百！”诗人肯定道，他喜欢别出心裁、形象的表达。

“妙极了！”不速之客叫道，莫名其妙鬼鬼祟祟回头望了望，压低声音道：“请原谅我的纠缠，别的姑且不论，以我的理解，您们还没有信仰上帝吧？”他以害怕的眼神补上一句：“我发誓，对谁也不说。”

“是的，我们不信上帝，”别尔利奥兹对外国游客的惊恐失措微微一笑，答道。“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放心大胆说嘛。”

外国人往椅背上一靠，问道，由于好奇，声音中甚至夹杂些许尖叫声：

“您们是无神论者？！”

“是啊，我们是无神论者，”别尔利奥兹微笑道，别兹多姆内却生气地暗忖：“瞧这个洋鬼子，穷追不舍的”

“哦，太妙了！”奇怪的外国人叫道，转动脑袋，朝两位文学家东瞧西瞧。

6 “在我国没人会对无神论大惊小怪的，”别尔利奥兹以外交式的礼貌回答说，“我们的大多数居民早就自觉不信关于上帝的神话了。”

这时，外国人竟然冒冒失失站起身，握住惊讶不已的编辑的



手,说了下面这句话: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您干嘛感谢他”别兹多姆内眨巴着眼睛询问道。

“因为他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这对于像我这样的旅游者太有意思了。”洋怪人竖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显然,这条重要情报给旅游者的印象实在太深,只见他朝大楼环视了一番,仿佛害怕每扇窗户里都能见到无神论者。

“不,他不是英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而别兹多姆内则暗忖:“真有意思,他是在哪儿学会这么一口地道的俄语的!”并且再次皱起了眉头。

“不过,请问,”忐忑不安的思索过后,外国客人又开口说道,“对那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它们有五条之多。”

“嘿!”别尔利奥兹遗憾地说,“一条也不值,人类早把它们送进档案馆了。您得承认,在理性领域,绝没有上帝存在的证据。”

“说得好!”外国人叫道,“说得好!在这一点上,您完全重复了令人心烦的老头伊玛努伊尔的思想。可是很可笑:他虽然断然推翻了全部的那五条证据,后来却又自嘲般搞了第六条证据!”“康德的证据,”博学的编辑含蓄地微微一笑道,“同样毫无说服力。难怪席勒说,康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论断,只能使奴才高兴,而施特劳斯对这一证据只付诸一笑。”

别尔利奥兹边说边心里嘀咕:“可是他究竟是什么人?他俄语怎么说得那么好?”

“该把这个康德抓起来,就凭这些证据也得让他到索洛韦茨基呆上三年!”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伊万!”别尔利奥兹觉得不好意思,悄声说。

然而把康德发配到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建议,非但没让外国人



吃惊,他反倒显得挺高兴。

“您说的太对了,”他叫喊起来,死盯着别尔利奥兹的那只左眼,放射出绿色的光,“那里对他最合适!那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教授,随您的便,您琢磨的那些东西可不怎么样!也许很高明,但不好理解。会给人取笑的。”

别尔利奥兹瞪大了眼睛。“吃早饭的时候……对康德说?他都胡诌些什么?”他心想。

“可是,”外国人并不理会别尔利奥兹的大惊小怪,对着诗人继续说,“因为那条理由而把他打发到索洛韦茨基去,是不可能的,一百多年前他已经去了一个比索洛韦茨基更加遥远的地方。请您相信,无法再把他从那里弄出来!”

“真遗憾!”好惹事生非的诗人说。

“我也很遗憾!”陌生人证实道,双眼炯炯发光,他接着说道:“不过有个问题让我很担心:倘若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人的一生呢,世上的一切又由谁来安排呢?”

“当然由人自己来支配,”别兹多姆内气冲冲急忙回答说,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问题他也搞不清。

“请原谅,”陌生人柔声说,“为了支配,不管怎样,总得有个短期限符合实际的计划吧,哪怕在某个适当的期限内。请问,如果一个人,他非但不能在一个短得可笑的期限内,比如说一千年,制定出某个计划,甚至连自己的明天都无法保障的话,那么他又怎能支配呢?说实在的,”这时,他转向别尔利奥兹,“试想,譬如您开始支配别人和自己,发号施令,总之可以说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您的肺部突然……唔……唔……长了个肿瘤……”此刻,外国人美滋滋地笑了一下,好像肺部肿瘤的想法使他得到了满足似的,“是的,一个肿瘤,”他像只猫似的眯缝起眼睛,把这个刺耳的词又重复了一遍,“于是,您的支配就结束了!任何命运,除了自己的,您都不会再



关心。亲人们开始对您说假话，您感到自己出了毛病，于是四处求医，接着便求助于江湖骗子，甚至问卦算命。无论是医生、骗子，还是算命先生，全都无济于事，您自己心里明白。结局很悲惨：不久前还以为支配着一切，突然间便躺进了棺材里，一动不动；周围的人也明白，死去的人再也没有用处，便把他扔进炉子，焚烧了事。有时更糟：有人正打算去基斯洛沃茨克疗养，”此刻外国人朝别尔利奥兹眯缝下眼睛，“这本是小事一桩，可就连这么点小事他也无法实现了，因为不知为何他突然，比如说吧，滑了一跤，跌到电车轮子底下！您能说，他是自己支配自己这么干的吗？说完全是别人在支配着他，不是更确切些？”这时，陌生人古怪地笑了起来。

别尔利奥兹聚精会神听完了关于肿瘤和电车的奇谈怪论，各种不安的想法开始折磨他。“他不是外国人！他不是外国人！”他心想。“他是个非常古怪的人……可是，他究竟是什么人呢？”“我看，您烟瘾犯了？”陌生人突然对别兹多姆内说，“您更喜欢抽什么烟？”

“您难道各种烟都有？”诗人阴沉地问，他的烟果真抽完了。

“您更喜欢哪种？”陌生人又问。

“哦，国产的，”别兹多姆内恶狠狠回答说。

陌生人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烟盒，递给别兹多姆内：

“国产的。”

使编辑和诗人大吃一惊的，主要不是烟盒里果真是“国产烟”，而是烟盒本身。它尺寸很大，赤金，打开烟盒时，盒盖上的一颗三角形钻石闪耀着蓝白两色光芒。“

这时，两位文学家各怀鬼胎。别尔利奥兹想：“不，他是外国人！”而别兹多姆内想：“真见鬼！啊？”

诗人和烟盒的主人开始吸烟，而不吸烟的别尔利奥兹谢绝了。

“应该这么反驳他，”别尔利奥兹决定，“是的，人总有一死，这



谁也不反对,也没有争议。问题在于……”

然而不等他说出这些话,外国人倒先开了口:

“不错,人总有一死,但这还算不了什么。糟糕的是,有时他会突然死亡,怪就怪在这里!谁也说得不准,他今晚会出现什么事。”“这样讲太荒谬……”别尔利奥兹心里想着,嘴上却说:“哦,这有点言过其实了。对今天晚上,我多多少少还是心里有数的。结果就很明显,倘若在布龙街有块砖头砸到我头上的话——”“砖头从不会无缘无故砸到谁头上来的,”陌生人威严地打断他的话,“其中包括您。我担保,砖头决不会伤着您。您会是另一种死法。”

“也许,您知道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死法?”别尔利奥兹以一种十分自然的嘲讽口气询问,他已经参加到这场确实荒诞不经的谈话中,“能否赐教?”

“十分乐意为您服务,”陌生人应声道。他把别尔利奥兹打量了一番,仿佛打算给他量体裁衣似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一,二……墨丘利在二层……月亮隐去……六是不幸……七是晚上……”突然他高兴地大声宣布:“您将死于斩首”

别兹多姆内惊恐地对肆无忌惮的陌生人怒目而视,别尔利奥兹则讪笑着问:

“那么砍我脑袋的是谁?是敌人?还是武装干涉者?”

“不是,”陌生人回答说,“是个俄罗斯女人,一名共青团员。”

“哼……”被陌生人的戏言惹怒的别尔利奥兹闷声闷气呼了一下,“对不起,这很难令人相信。”

“请原谅,”外国人说,“可这是命中注定。对了,我想问您,今晚您将做什么,如果不保密的话?”

“没什么好隐瞒的。现在我要回花园街自己家,晚十点莫斯科文协开会,我得去当主席。”

“不,这会决对开不成。”外国人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眯起眼睛朝天上望了一眼，几只黑鸟预感到夜晚的凉爽正在那儿安静地飞翔，“安努什卡已经买来葵花籽油，不但买了，而且灌在了瓶子里。因此会议便开不成了。”这时，明显地，椴树荫下一片寂静。

“对不起，”短暂停顿后，别尔利奥兹瞥一眼胡说八道的外国人，开腔道，“会能否开成功跟葵花籽油有什么关系……安努什卡是谁？”“与葵花籽油毫无关系，”别兹多姆内突然说，看来他决心向这位不速之客宣战，“公民，您是否患有精神病？”“伊万！……”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轻声喊道。

但是外国人毫不介意，很高兴地大笑起来。

“进过，进过，还不止一次！”他边笑边嚷，但毫无笑意的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诗人。“我哪儿都去过！只可惜我无暇请教教授什么是精神分裂症。因此请您自个儿去问问他吧，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好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谁不知道您啊？”这时外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昨天的《文学报》，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第一页上见到了自己的照片和照片下面自己的诗作。

但是，这昨天还是让人兴奋的具有声望的证据证明，如今却丝毫也没让诗人高兴起来。

“对不起，”神情黯淡的诗人说，“您能否稍候片刻？我想和同事说句话。”

“哦，当然行！”陌生人叫道，“这里的椴树荫真是好极了，况且我也不急着上哪儿。”

“听着，米沙，”诗人把别尔利奥兹拽到一旁，悄声说，“他决不是什么外国游客，而是个间谍。这是个被派遣回来的俄国侨民。向



他要证件，否则他会溜走的……”

“你确定？”惊慌不安的别尔利奥兹小声说，心里却想：“他是对的！”

“你得相信我，”诗人贴着他耳朵声音嘶哑地说，“他在装傻，套我们话。你听他俄语说得多棒，”诗人边说，边偷瞥着，提防陌生人溜掉，“我们走，拖住他，不然他会溜……”

诗人又把别尔利奥兹拽到长椅旁。

陌生人没有坐在长椅上，而是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本深灰色小本、一个纸质很好装得鼓鼓的信封和一张名片。

“对不起，我在激烈争论时忘了作自我介绍。这是我的名片、护照和到莫斯科当顾问的邀请信。”陌生人毫不心虚地说，目光锐利地注视着两位文学家。

那两位显得很尴尬。“鬼东西，全被他听见了……”别尔利奥兹心想，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没必要出示什么证件。当外国人把这些东西塞给编辑时，诗人瞥见名片上用外文印着的“教授”字样和姓的首字母——“W”。

“很高兴认识您，”就在这时编辑不好意思地咕哝了一句，外国人这才把证件揣进了口袋。

适才的关系就这样恢复了，三人重又坐到长椅上。

“教授，您是应邀到我国当顾问的？”别尔利奥兹问。

“是的，来当顾问。”

“您是德国人？”别兹多姆内试探他问。

“我吗？……”教授重问了一遍，并且突然犹豫起来。“是的，好像是德国人……”他说。

“您的俄语说得真好，”别兹多姆内说。

“嗯，总体上我是个语言通，通晓很多种语言。”教授回答说。

“那么您搞什么专业？”别尔利奥兹问。



“我是个魔法专家。”

“嘿！……”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脑袋嗡地一下。

“那……那您是以这个专业被邀请来的？”他结结巴巴问。

“是的，凭这个专业，”教授证实道，然后又解释说：“这里的国立图书馆发现了十世纪魔法师海尔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真迹。于是请我鉴别。我是世界上惟一的专家。”

“哦！您是历史学家？”别尔利奥兹松了口气，尊敬地问。

“我是历史学家，”教授承认，并且又不伦不类地补充说：“今天晚上，牧首塘畔将有一段精彩历史！”

编辑和诗人再次感到异常惊讶，而教授朝他们招招手，当他们俩朝他俯身时，便悄声道：

“一定记住是有耶稣的。”

“您要知道，教授，”别尔利奥兹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们尊重您的渊博知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持不同观点。”

“不需要任何观点！”怪教授答道，“只要他存在过，其他不重要。”

“可是总得有什么证据吧……”别尔利奥兹又说。

“不需要任何证据，”教授答道，并且开始小声说话，同时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口音也消失了：“一切都很简单。”



第二章 审 判

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被拉多身披一袭猩红村里白色斗蓬于孟春正月十四日清晨，以骑兵特有的沙沙作响的步伐，来到希律一世宫邸两栋侧楼间的带顶柱廊上。

总督在世上最恨玫瑰油香味，眼下的一切预示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因为从拂晓起这股香味就一直阴魂不散。总督觉得花园里的柏树和棕榈散发着玫瑰花香，甚至皮具和卫队的气味中也掺杂着这股可恶的玫瑰香味。从配殿到王宫后院部署着随从，释注总督本丢·被拉多，公元2636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根据优素福·弗拉维的记载和《新约》传统说法，是他判处耶稣死刑，将其钉死于十字架上。一起进驻耶路撒冷的第12闪击军团第1大队，那里烟雾弥漫，说明各小队的厨子们开始准备午膳。这股带点苦味的烟雾穿过花园上层平台飘到柱廊，居然也混杂着浓郁的玫瑰香味。哦，神啊，你们为何要惩罚我？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它，又是它，难以治愈的可怕疾病——偏头痛，发作时半个脑袋疼痛难熬。无药可治，无计可施。只能试着停止思考。”

14 喷水池旁的拼花地坪上已经放置了一把扶手椅，总督目不旁顾，落座后手往边上一伸。

书记官往这只手上恭恭敬敬呈上一张羊皮纸。总督疼得一脸丑相，斜眼随意瞥了一眼，便把羊皮纸还给书记官，吃力地说：“受



侦讯的人来自加利利？案卷送交四分领军政长官了吗？”

“是的，大人，”书记官答道。

“他是什么意思？”

“他拒绝结案，吩咐把长老会议的死刑判决送呈您裁定。”书记官说。

总督的脸颊抽搐起来，轻声说：

“把被告带上来。”

立刻，两名兵士押着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从花园平台来到圆柱下的阳台上，让他站立在总督座前。此人身穿一件浅蓝色破“接着”。破旧希通。他头缠白布，额上勒着皮条，双手反缚，嘴角有擦伤，凝着血块。被押来后，他既好奇又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总督。

总督沉默不语，然后用阿拉米亚语轻声问道：

“唆使民众捣毁耶路撒冷神庙的就是你？”

此刻总督像尊石像似的端坐着，说话时只有双唇轻微翕动。他之所以像尊石像，是因为害怕晃动剧烈疼痛的脑袋。双手被缚的人稍稍往前挪动了一下，开口说道：

“善良的人！情相信我……”

但是总督像原先那样纹丝不动，以同样的声调，立即打断了他：

“你称我是善良的人？你错了。在耶路撒冷，人人都在对我窃窃私议，说我是个凶残的恶魔，而且这完全言之有理。”接着，用同样索然寡味的语调接着说：

“传小队队长克雷索博伊。”

当外号大老鼠的特种部队小队队长马克出现在总督面前时，所有人都觉得，阳台上顿时变黑了。

克雷索博伊比军团里最高的兵士还高出一头，肩膀宽得竟然完全挡住了尚在半空中的太阳。